

# 乔伊斯小说的对话性

——以《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为例

袁 德 成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巴赫金对同时代的乔伊斯未作任何评论,然而其对话理论显然可用于对乔伊斯小说的分析。通过比较巴赫金关于小说家应当处于“超位”的观点与乔伊斯的非个人化理论,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有契合之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叙述者话语与人物话语之间的关系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平等的对话关系。斯蒂芬心灵成长这一实例可以印证他者话语进入说话者主体,逐渐被说话者掌握,并促成其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该小说与《基督山恩仇记》在结构上的一致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互文对话性。

**关键词:**巴赫金;乔伊斯;对话性;他者;自我意识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1-0093-05

在巴赫金有关小说理论的论著中,一些重要的20世纪作家如普鲁斯特、卡夫卡和乔伊斯等均未论及,其中尤以对乔伊斯的评论的缺失引人注目。这是因为,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巴赫金本人不可能不知道乔伊斯的存在。在他的圈子里,不少学者都对乔伊斯有所了解。他的朋友斯坦尼奇翻译过乔伊斯的一些作品,另一个朋友庞皮安斯基在1932年还撰写过一部乔伊斯的传记。那么巴赫金为什么避而不谈乔伊斯呢?巴赫金对古典小说家情有独钟。他分析的对象大多是古典作家,笔下屡屡出现塞万提斯、拉伯雷、笛福、普希金、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名字,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于是有人猜测,巴赫金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使他对乔伊斯视而不见。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尽然如此。巴赫金之所以讳言乔伊斯,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与当时苏联国内的政治气候有关。早在1934年,在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作家代

表大会上,乔伊斯就被左派们一棍子打死,戴上反动、颓废的资产阶级作家的帽子。在苏联的文学评论界,这种观点在很长时期成为对乔伊斯的定论。例如,苏联著名的英国文学专家阿尼克斯特在其一版再版的《英国文学史纲》中,就是把乔伊斯作为“二十世纪颓废文学的典型代表”[1](619页)来论述的。因此可想而知,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气氛,当巴赫金在1965年发表他的学位论文《拉伯雷的创作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民间文化》的时候,他是不可能用赞扬的语气提到乔伊斯的。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抨击乔伊斯,要么保持沉默。看来他最终选择了后者。

尽管被托多罗夫称为“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里最重要的苏联思想家,文学界最伟大的理论家”[2](171页)的巴赫金只字未提与他同时代的、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的乔伊斯,但当我们读

收稿日期:2002-04-26

作者简介:袁德成(1948—),男,四川省成都市人,四川大学文学硕士(英美文学方向,1984),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堪萨斯大学访问学者,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教授。

到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以及其他著作中有关对话理论的论述时,我们不能不想到乔伊斯的小说。巴赫金对乔伊斯的小说未作评论,可以说是千古遗憾,不过作为后人的我们可以用他的理论来分析乔伊斯的作品,并在其中找到契合点。

在巴赫金博大而精深的理论体系中,对话理论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实际上是语言的产物,而作为交际活动的语言的本质在于其对话性,因此他说:“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是语言的生命的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领域里(日常生活、公文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3](252页)。在小说理论研究中,巴赫金同样强调对话的重要性。他把小说分为“独白型”和“复调性”两类。在第一种类型中,小说中的艺术世界完全由作者的意识所主宰,在其中只能听见作者的声音,作者的声音淹没了人物的声音,所有人物均受制于作者并体现作者的意图。而在第二种类型中,小说家表现的并非单个意识中的思想,而是众多意识的思想观点的相互作用。作者的声音同所有人物的声音一样,均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作品中“有着众多的……具有充分价值的、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3](29页)。这些声音和意识相互依存,充满对立和斗争,或者相互影响。每一个思想都是一场未完成的对话中的一个话语,不同话语间的对话就构成了巴赫金所盛赞的复调结构。在“复调型”小说中,作者充分地克制自己的意志,对人物的干预降低到最低程度。人物不再是作者的传声筒,不再是由作者艺术观照给予完形的客体,而是有着独立性、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活生生的人。作者始终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处在巴赫金称之为“超位”的位置上。巴赫金的上述理论使人联想到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借小说主人公斯蒂芬之口所表述的文学创作的非个人化的理论:

艺术家的人格,最先不过表现为一声呐喊或一种节奏感或短暂的情绪,接着它变成流动的、时隐时现的叙述,最后艺术家修炼到自身不复存在的程度,即所谓非人格化的境界。具有戏剧形式的美是人在想象之中加以净化之后再次折射出来的生命。美学的神秘与物质的创造的神秘是一回事,是慢慢形成的。艺术家与创

造世界的上帝一样,存在与他的作品之内、之后、之外或之上。他因升华而失却存在,毫不在意,在一边修剪自己的指甲。[4](292页)

作为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方式(如注重在作品中表现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让作者或作品中的“我”出面介绍生活环境、矛盾线索、故事情节和人物遭际等)的反拨,现代派小说家乔伊斯主张作家应退出小说,“失却存在”,并指出没有必要让作者或者作品中的“我”来支配其他人物或者干预他们的自由。他认为,只有这样,人物的感觉、印象和意识才可能独立自由地显现,其内心世界和感情生活也才能得到真实的表现。由此可见,在强调作家应当抑制自己的个性和意志这一方面,乔伊斯和巴赫金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不过,相比之下,巴赫金的理论要更为全面和明晰。因为在主张“节制”作者意志的同时,巴赫金还强调提升人物的功能,从而使人物的意识与作者的意识拥有并列的权利和平等的地位。这一点乔伊斯并未明确提出,然而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原则的体现。

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有如下一段描写斯蒂芬在倾听早祷音乐时所产生的内心感受的话:

黎明时分他醒了。啊,多么甜蜜的音乐!他的灵魂全被露水润湿了。在梦幻中一阵阵苍白、清凉的光波飘过了他的肢体。他安静地躺着,而他的灵魂似乎正浸在一汪清潭之中,耳边始终响着轻柔甜美的音乐声。他的头脑逐渐清醒了,品味着晨曦之光的知识和清晨的灵感。一种如最纯净水一样纯净、如露水一样甘美、似音乐一般动人的精神贯注了他的全身心。[4](295页)

这是乔伊斯所擅长的准内心独白式的心理叙述(psycho-narration),在其中我们看不到乔伊斯的身影,也分辨不出他对人物的态度以及他所做的价值判断,因为作者的声音此时已经和人物声音混在一起。在此情况下,人物不再是作者手中的傀儡,而是处于和作者完全平等的地位。不仅如此,作为独立主体的人物斯蒂芬的声音甚至还压倒了作者乔伊斯叙事的声音。作为两种声音对话交流的结果,叙事者的语言风格显然受到人物的语言风格的影响,因而带有青年艺术家的诗意和浪漫的情调。这种叙述者语言和人物语言相交融的现象正是巴赫金颇感兴

趣并称之为“人物区”(character zone)的语言现象。他认为这是复调性小说语言的基本特点之一,并指出:“小说中的人物……始终有他自己的区域,也即是说,他对环绕着他的作者的语言有影响。这种影响的范围很广,往往超越分配给他的话语……这个环绕着小说主要人物的区域有着显著的文体特征。”[5](320页)像这种“人物区”的语言现象的例子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还有很多。这些例证表明,完全可以用乔伊斯的创作实践来印证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乔伊斯的创作实践还有其他契合之处。巴赫金强调他者对自我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通过他者,人才能构成自我意识。在构成自我意识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行为是确定对他者意识的关系。因此他说:“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3](334页)而这也就是对话理论的基础。巴赫金还认为,人的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语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通过与周围话语互动的内心独白逐渐界定自我。他说:“意识的逻辑即是社会中的人之间的语言互动的逻辑,或者说是思想交流的逻辑。假如我们从意识中取掉其语言和思想内容,那么它将空无一物。”[6](13页)他还指出:“对于个人的意识而言,语言处于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上。只有当说话者把自己的意图和语气植入语言,并使语言具有其特殊的语义和表达内涵时,语言……才成为‘他自己的’语言。”[5](序言XXIX页)在这里,巴赫金描述了他者话语进入说话者主体,被说话者掌握,并促成其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在细读乔伊斯的作品之后,我们发现,这些论述与乔伊斯的创作实践不谋而合。乔伊斯在创作中也十分重视语言,其主要原因不在于他是小说家,语言是他唯一的创作工具,而在于他的创作理念,因为他与巴赫金一样认为,人物的内心世界是由语言构成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乔伊斯强调用语言来展现人物的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具体的做法是大量运用内心独白。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通过独白来廓清自我与周围话语之间的关系,其自我意识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其他小说家的作品中的人物相比较,乔伊斯笔下的人物更多是靠话语塑造出来的。他们受周围形形色色人物话语的诱惑,威胁,折磨,安抚,其人格也在这个过程中成形。这些语言林林

总总,包括巴赫金所说的各种“口语体裁”(speech genre),如爱尔兰中下阶级成年人的语言、学校孩童彼此之间使用的隐语、牧师们在讲道台上发表的慷慨激昂的讲话以及报章杂志上的陈词滥调等。在《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尤利西斯》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上述这种他者话语进入说话者主体,从而促使个人意识形成的例证。其中尤其以《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例证最具有典型性。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属于描述年轻人内心历程的“成长小说”。它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主人公斯蒂芬在心灵成长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几个重要阶段,深刻地展示了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和爱德华时代初期,一个幼童的心灵如何在庸俗、闭塞、压抑的都柏林社会环境中,受到来自家庭、学校、教会和社会等方面的压力,并在与之反抗的斗争中逐渐成长,最终在艺术创作中找到归宿的过程。因此,不少批评家认为,在20世纪同类小说中,它是最具有深度的一部。值得注意的是,在描述斯蒂芬心灵成长或者说自我意识的形成的过程时,乔伊斯把焦点聚集在话语的功能上。小说的大部分篇章都反映了斯蒂芬如何被周围的话语影响,以及他吸收他人话语或者与之对抗,其自我意识在不断变化中逐渐形成的过程。

在斯蒂芬生活的每个阶段,话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小说开篇不久,就爆发了一场具有高度语言技巧的唇枪舌战。激烈的辩论围绕帕内尔之死而展开。斯蒂芬的父亲和凯西先生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抨击教会出卖民族利益;丹特则指责对方亵渎宗教和上帝。丹特说:“呵,当他(指斯蒂芬)成人后,他会记住这些的……记住这些在他家里的人们讲的反上帝、宗教和神父的语言。”凯西先生则叫道:“让他记住……神父们和他们的爪牙如何使帕内尔心碎神伤,最后将他逼进坟墓的那些语言吧。”[4](38页)这场发生在圣诞晚餐上的辩论实际上是斯蒂芬的人生洗礼。它有如一场语言的暴风雨,深深地震撼了斯蒂芬幼小的心灵,使他第一次意识到成人世界的分裂,也为将来他必须在两种立场中作出选择埋下了伏笔。在小说的第四章末尾,斯蒂芬即将离开贝尔弗迪尔并进入大学学习。此时的他已经成人,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又一次面临重大转折。书中描写道:“他感到遗憾和

忧伤,仿佛自己正慢慢走出一个熟悉的世界,最后一次聆听这世界的语言。”[4](213页)斯蒂芬感到留恋不舍的,是这个教会学校的传统的古典教育和缜密严格的学风。其良好的学习环境使他感到如鱼得水,获益甚多。乔伊斯用“语言”一词来概括斯蒂芬在此期间所受的影响,足见它在他的生活中的重要性。

语言对斯蒂芬的个人意识的形成的作用极大,但在最初接触阶段,对斯蒂芬说来,它毕竟是外来的东西。书中描写了语言的这种异己性。在刚开始接触陌生的词语时,斯蒂芬总有一种类似痛苦的感觉,因为他感到,这些词语缺乏具体内涵,其意义难以索解。用结构主义的术语来讲,就是“能指”缺乏“所指”。在第一章中有一段斯蒂芬的内心独白,其中涉及到他对“上帝”这个名词的意义的思考:“然而,他仍然想到上帝。上帝是上帝的名字……尽管全世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给上帝取了很多不同的名字……上帝永远还是那个上帝,上帝不过是上帝的名字而已。”[4](17页)使斯蒂芬感到困惑的,是“上帝”一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他看来,这个词本身似乎毫无意义。斯蒂芬这种关于词语意义的类似思考在书中多次出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斯蒂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这些陌生词语。由于他不理解这些词语的意义,因此觉得它们具有某种威胁性,于是便通过反复背诵的方式来熟悉它们,以化解这种威胁感,进而掌握和使用这些词语。这也就是斯蒂芬在病中反复背诵“黑腐病是植物的病,癌是动物的一种病”[4](31页)的原因。

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各种各样的陌生词语进入斯蒂芬的脑子,杂乱无章地塞满原本空白的空间,以至于有时它们会下意识地在他的脑海中出现。小说中描写了小斯蒂芬在试图写一首悼念帕内尔的诗时,笔下却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些单词,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与现代小说一样,斯蒂芬是语言杂多(heteroglossia)的产物。对他说来,周围所有人使用的语言都是异己的东西,难怪他这样评论副教导主任所使用的语言:“他的语言对我是……那样陌生,对我说来永远是一种后天学来的东西。那些词不是我创造的,我也不能接受。我的声音拒不说这些词,我的灵魂对他这种语言的阴森含义感到不安。”[4](257页)斯蒂芬逐渐懂得了如何同这些陌生的语言对话,使它们不再是具有威胁性的异

己物,并逐渐成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乔伊斯在书中描写了斯蒂芬如何斟酌那些陌生字句的意义,并逐渐加以把握的过程:

艾琳那双手纤细、白皙。有一天捉迷藏时,她将手捂在他的双眼上:那手又长又白又瘦又凉又软,那就是象牙,一种既凉又白的东西。那也就是“象牙塔”的意思。[4](43页)

艾琳也有一双又瘦又长又凉又白的手,因为她是个姑娘。她的手跟象牙一样,只不过是软的。那是“象牙塔”一词的来源。可是新教徒不理解这些,却百般嘲讽。[4](53页)

在这里,通过斯蒂芬的内心独白,我们可以看到,斯蒂芬不仅在思考,而且通过字句来感受周围的世界。因此,在此意义上讲,斯蒂芬的意识是通过叙述而形成的。

在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最初阶段,对于斯蒂芬说来,语言是陌生异己的东西,后来通过逐渐熟悉的过程,最终成为这个青年艺术家审美的对象:

他从自己珍藏的语句中挑出一句,并轻声地对自己念道:

——这一天天上挂满海上飘来的色彩斑斓的云朵。

这句话连同眼前的日子和景色组成了和弦。语言。难道它们不具有这样的色彩吗?他让那些各种各样的色彩:旭日的金黄色、苹果园的黄褐色和绿色、海浪的天蓝色、羊毛般云朵的银灰色等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来,又暗下去……[4](223页)

斯蒂芬成长的历程充分证明了巴赫金的论断——“只有通过社会关系的互动,只有当意识充满思想(符号)内容时,意识才成其为意识”;语言“是构筑内心生活或意识的符号材料”[6](11页、14页)。

与斯蒂芬的意识存在着互动关系的不仅包括他周围人们的话语,而且还包括他阅读过的文字材料。青年斯蒂芬在学校里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哲学、美学以及宗教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的内容对他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并与之形成对话关系。他喜欢阅读离经叛道的思想家、作家诸如布鲁诺、雪莱、易卜生和邓南遮等人的作品。它们对他的叛逆精神的形成无疑起着很大的作用。应当指出的是,斯蒂芬的阅读范围不仅限于经典作品,而且还包括《基督山恩仇记》之类的通俗作品。这部传奇小说不仅对斯蒂芬

本人的成长产生过影响,而且在结构上也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有着互文对话性。在小说结尾,斯蒂芬决定离开爱尔兰,自我流放,其目的是为了从新的视角来审视自己国家、民族和文化的优缺点,并在自己的“灵魂的熔炉中铸造出……(他)的民族尚未创造出来的良心”[4](348页)。这与基督山伯爵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最终归国伸张正义、报仇雪恨的行动在结构上是文本互涉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具有鲜明的对话性,是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一个典型例证。它通过主人公斯蒂芬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充分地展示了他者话语进入说话者主体的过程。书中作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以及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复杂的对话关系表明,它是一部体现了现代—后现代诗学理论的作品,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 参考文献:

- [1]阿尼克斯特. 英国文学史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2]托多罗夫. 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 [3]巴赫金. 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北京:三联书店,1988.
- [4]乔伊斯.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
- [5]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Michael Holquist, ed. Michael Holquist and Caryl Emerson, tran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 [6]Mikhail Bakhtin.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adislav Matejka and I. R. Titunik, tr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A Dialogical Novel*

YUAN De-cheng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During his lifetime, Bakhtin does not make any comments on Joyce's works. However, it is obvious that his dialogism can be properly applied to Joyce's novels. A comparison of Bakhtin's view that the novelist should keep to the extraordinary position and Joyce's theory of depersonalization reveals that there is common ground between the two. Nex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rrator's discourse and the main character's discourse shows that there exists an equal dia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n,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cess of the growth of Stephen's mind displays how the discourse of the Other enters the entity of the speaker and how it gradually gets appropriated by the speaker and leads to the making of his consciousness. Finally, there exists the structural similarity between the novel and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which signifies an intertextually dialogical relationship.

**Key words:** Bakhtin, Joyce, dialogism, the Other,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张思武]